

中国女将军

档案

幽燕 编著

中国女将军纪实追踪



ZHONG GUO NU JIANG JUN JI SHI ZHUI ZONG

长城出版社

中国女将军档案

幽燕 编著

下

长城出版社

红军女将任志贞

子长密里话革命

陕北有位著名的民族英雄谢子长，原名世元，化名秋阳，陕西安定县(今子长县)人，是陕北红区的重要创建人之一。1925年在北平参加中国共产党，当年年底，他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，回到陕北开展地下工作。

闲言碎语且不说，单说1927年，独夫民贼蒋介石制造“四、一二”大屠杀以后，更加激起革命人民的反抗。这年八月下旬的一天，谢子长来到了小山村任家砭，他轻轻地敲了三下任家圪院的门，马上院里就传来了主人任广盛那洪亮的声音：

“谁呀？”

“我，任大哥。”

广盛一听声音挺熟，急促促跑过来，“哗啦”一声，开了大门。一看，惊喜地说“哎呀，子长！是你，可把老哥想

坏了。”

这任广盛是任海棠的爹，比子长大十岁，为人忠厚正直，爱周济穷人。早年，曾参加反抗“羊捐税”的斗争，以后又组织农民协会抗捐抗租。1926年，在谢子长的教育和帮助下，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现在他一见谢子长来了，急忙接过了长背的褡裢，拉着子长的手，走到窑里，对他老婆说：“海棠妈，你看谁来了！”

任大嫂一看，喜出望外。急忙给子长倒水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‘谢青天’，啥风把你刮来了？把大嫂都忘啦！”

子长说：“咋能忘哩，今天不是来看你们来啦！”

广盛说：“世元，最近风声紧，大家都替你担了不少的心。”

子长笑着说：“放心吧，老哥！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牛大自有缚牛法嘛！”

子长正和广盛说话，忽听院里传来“噔噔噔”的脚步声，海棠闯了进来。

任大嫂说：“海棠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海棠说：“到‘母老虎’家里去了，这个‘母老虎’又打彩环了！”

海棠突然看见炕上坐了个人，不言传了。

子长笑着问：“海棠，不认识啦？”

海棠瞪着圆溜溜的眼睛望着这位“小商人”，好面熟呀！她记起来了，就是去年秋天到她家来的那个“盒子枪”的叔叔。她一下扑到子长怀里，高兴地叫道：“原来是你呀，‘盒子枪’叔叔！”

子长高兴地说“哎呀，海棠的记性还不差哩，到底认出了。”

原来，去年秋天，子长来到任家砭，和广盛商量如何发动群众，展开抗粮抗款斗争。广盛家后沟有个羊圈，里面有两面土窑，子长同志就住在那里。海棠问父亲窑里住的是谁，广盛说：“小娃家，别多嘴，不该问的就不要问！父亲多次叮咛海棠和海棠的大妹妹换换，让不要对外人讲后窑里住着人，海棠和换换牢记父亲的话，从来没有对别人谈过一个字。子长白天很少出去，海棠和换换每天去送饭。有一天下午，她俩送饭来了，走进窑里，见炕上放了把“盒子枪”，姐妹两个人吃了一惊。这时，天突然下起冰雹来了，枣儿大的冰蛋蛋霹里啪啦往下打，子长走出窑洞，朝着那黑云翻滚的天空，“叭叭”打了两枪，海棠和换换都吓得捂住耳朵。子长在这土窑里，住了二十多天，走了。海棠和换换到底不知道窑里住的是谁，背地后就称子长是“盒子枪”叔叔。

海棠说：“‘盒子枪’叔叔，你今天穿了这样一身衣服，像个做生意的，叫人都认不出来啦！”

子长望着这个胖墩墩的、大手大脚像年轻后生一样健壮的海棠说：“海棠，今年多大了？”

海棠说：“十三岁了！”

子长转过脸对广盛说：“真是有苗不愁长呀，一年没见，就长了一截子。现在进学堂念书了没有？”

广盛说：“咱们这里你还不知道，不准女子进学堂。不过，从小我教她读书写字，现在忙了，也顾不上，好在她三舅强本直在村里教书，平时抽空教她，现在她能看书念报了。”

子长说：“以后有机会，还是要进学堂念念书好，咱这里不是流传着这么一段歌谣吗？‘若要强，去扛枪，再要强，上学堂’，入了学堂，有了文化就更容易接受革命的道理。”

任广盛说：“这女子，性情犟，脾气倔，浑身都是劲，家里她是老大，推磨碾米，打柴担水全靠她。”

子长说：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！”

广盛对海棠说：“海棠，你知道他是谁？”

海棠说：“‘盒子枪’叔叔嘛！”

广盛笑了笑说：“你天天问我，‘谢青天’，在哪儿，现在，‘谢青天’就坐在你的面前，你却不认识。”

海棠“啊”了一声，惊喜地望着谢子长。他就是陕北人民天天说的那个“谢青天”吗？去年，海棠给他送了二

十多天饭，也不知道他就是“谢青天”，还以为他是个闯江湖的哩！

海棠全神贯注地望着谢子长。谢子长，谢青天！在陕北人民的心中，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人物。陕北的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那个不晓得这个帮助穷人闹翻身的“谢青天”！？陕北的山山洼洼，村村舍舍，不知流传着谢青天多少动人的故事！？海棠经常把听到的故事讲给村里的孩子们听。在她的心中，想他一定是长得肩宽膀圆，腰粗腿长，说不定真像敌人说的那样，是红鼻子，绿眼睛，口似血盆，眼像铜铃，要不怎么敌人一听到他腿就打颤颤呢？可是，眼前的“谢青天”却平平常常，要不是爸爸说，她还以为是买米收枣儿的！

广盛说：“这女子是村里的‘孩子王’，她对农会的工作可积极啦！经济把村里的男女娃娃拢在一起，教识字，教唱歌，她带头谢脚，拆神庙，干啥都是风风火火的。”

任大嫂说：“常言道‘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’。有什么样的老子，就有什么样的女子，这娃就和她爸一样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好抱打不平。有一天，地主‘刘干棍’带着狗腿子‘邵鸟贼’到村里来收租，她见刘地主长得又干又瘦，狗腿子长得又矮又胖，便领着孩子唱起了群众编的那段哥谣：‘刘干棍，邵狗腿，一瘦一肥两个鬼，烧干棍，煮狗腿，抽盘剥皮美美美！’气得刘地主和狗

腿子干瞪眼。

子长连声说：“骂得好！骂得好！”他转过头来问：“海棠，你不怕地主和狗腿子？”

海棠说：“不怕，不怕！咱们人多势力大！”

这时，任大嫂把饭做好了，海棠急忙把饭端过来说：“青天叔叔，快吃！”

海棠一句“青天叔叔”，把大家都惹笑了。子长接过碗说：“海棠，谁让你这样叫我？”

海棠说：“咱陕北人都叫你‘谢青天’嘛，我不叫你‘青天’叔叔，难道叫你‘阴天’叔叔？”

子长说：“不，你还叫我‘盒子枪’叔叔好了！”

子长吃完饭，和广盛到另一间窑里去了。任大嫂到门口去放哨，海棠在窑里看书写字。正是：

子长怀愤探挚友

海棠惊喜见青天

广盛点着菜油灯，和子长坐在炕上。子长低声给广盛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。

子长说：“根据省委的指示，成立了陕北军事委员会。我已奉令离开安定，举行‘清涧起义’。”

广盛急问：“你走以后，农民协会的工作怎样开展？”

子长说：“上级已决定，让你担任北区地下党区委书记。老任呀，我一走，你的担子就更重了！由于敌人的疯

狂镇压，党的组织受到了很大的破坏，我们不能公开活动。革命队伍里有的同志被敌人杀害，有的软骨头叛变，投靠了敌人。所以，当前的工作，困难是很大的。但是，老任呀！你要坚信，革命的道路再曲折，但终久要战胜敌人，取得最后的胜利……”

接着，子长和广盛又详细地研究和讨论了组织农民，开展对敌斗争的计划。革命，斗争，未来……给了这两个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心和无穷的力量。

广盛说：“老弟，我盼望你凯旋归来。”

子长说：“老史，我等候你胜利的消息。”

两双手——耕过田、拿过笔、握过枪的手，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只见土屋里那盏铁柱子菜油灯，灯芯已结出红艳艳的灯花，忽闪闪地跳动着。

夜深了，子长和广盛走出窑洞。钩月西坠，星光闪烁。陕北高原的夜，凉渗渗，静悄悄。那月光如白霜一般洒在地上，秋风吹得树叶哗哗地响。

子长和广盛又回到中间那孔窑里，海棠正在灯下用毛笔练习写大字。子长拿过来一看，写的是白居易的《古原草》。

子长看了后，连声赞道：“写得好，写得好！看来，海棠学的是颜体！”

海棠说：“我刚练，写得不好！”

子长说：“海棠，你把这首诗给念念！”

海棠接过来，深情地看了谢子长和父亲一眼，高声咏道：

离离原上草，
一岁一枯荣，
野火烧不尽，
春风吹又生。

……

子长说：“这首诗是白居易十六岁时作的，写的实在太好了。诗写提自然界由‘枯’到‘荣’的变化，赞赏野草生命力的顽强。我们的人民就是‘原上草’，敌人好似‘野火’，野火再猖獗，也把原上草烧不尽，敌人再疯狂，也把人民杀不绝！只要革命的春风一吹来，陕北高原就会到处红旗飘卷！”

敢与魔鬼争高下

子长离开任家砭不久，即带部队来到清涧。二八年一月，“清涧起义”失败了，他又奉省委指示，部署“渭华暴

动”。六月，“渭华暴动”又失败了，子长奉令离开部队，回到西安。

树分两枝长，话从两头说。暂且不提“渭华暴动”失败后，二八年八月省委派子长返回陕北的革命活动，先说说任广盛领导安定县北区群众的“抗粮斗争”。

任广盛担任了北区地下党区委书记后，积极开展革命活动。二七年底，把任家砭私塾学校搬到离任家一里路的景家坪，正式成立了任家砭小学，任广盛担任校长，聘请共产党员杨风歧和强本直来校任教。任广盛利用“校长”这个合法身份，秘密发展党员，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。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工作，北区的群众的发动起来了。

民国十八年(1929年)，陕西遭了百日大旱，榆林、清涧、安定等县的百姓，把草根树皮都吃光了。饥饿的农民，有的典卖房屋土地，有的卖儿卖女，流离失所，背井离乡，只求逃得一条活命。当时一斗米，要卖五个银元，一个姑娘只能换来二斗米。而国民党反动派，又趁百姓遇难之时，增收苛捐杂税，敲诈勒索，巧取豪夺。加之瘟疫病流行，人民生活痛苦不堪。据安定县史记载，离任家砭五里路有个富汉家河村，全村二十余户，无一幸免；安定县东区的丹头村，百户人家死绝了七十余户。得了瘟疫的人，有的像是打瞌睡，一躺下再也爬不起来；有的发高烧，上吐下泻，不几天，就丢了性命。走到陕北，尸体遍

野。常见一群凶鹰，争吃尸体，真是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，老百姓叫天不应，叫地不语，正是：

天茫茫，浩瀚天际无生路
地沉沉，宽阔原野难生存

安定县北区有个地主张生华，住在离任家砭十华里的张河村。别看此人生得猴头猪脸老鼠耳，但却是狼心狗肺毒蛇心。家有金银万两，粮食千担，不但不周济穷人，反而利用百姓遭难之机，大发横财。他廉价收买农民土地，又放高利贷，百姓提起他来，真是恨之人骨，双目滴血。眼看着老百姓死的死，逃的逃，任广盛心如火烧。他秘密召开了地下党区委会议，决定搞一次“借粮斗争”。

农历六月的一天，任广盛带着几百个面黄肌瘦的农民，拿着扁担、口袋、大筐，翻过张家山，来到张家河。群众把张生华揪出来，张生华站在门口的大槐树下，任广盛厉声地问：“张生华，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干什么？”

张生华站在那里，两腿打颤，像筛糠一样，说：“不……不知道！”

任广盛说：“你看，今年遇灾，北区百姓野粒未收，今天我们到你这里借粮来了！”

张生华把白眼一翻，吱吱吾吾地说：“我和大家一样，

家中也无隔夜之食，那有粮食借给大家……”

“放屁！”只能“嗵”的一声，张生华屁股上重重挨了一棍。他回过头一看，只见身边站着一个壮实实的后生，他头上包着羊肚手巾，用棍子指着张生华的鼻梁说：“你装什么蒜蒜，哭什么穷，你是安定县有名的‘张百万’，家藏千担粮，方圆百里那个不知，哪个不晓？你说家中无粮，如果让我们搜出来怎么办？”

张生华这时嘴不敢硬了，他用手摸摸屁股，怯生生地说：“我借，我借……”

任广盛说：“我们今天是借粮，不是抢粮，穷人借了多少，等以后打下来还你多少。”

张生华说：“是，是……”

任海棠把手一挥说：“走，称粮去！”

几百个百姓蜂拥而进，打开了粮仓，农民魏谋四记账，魏进儿盘斗，张家河村，人声鼎沸，笑语连天，从中午一直忙到红日西沉。夏风拂过，残阳如血，几百个农民，你扛我挑，离开了张家河。正是：

借粮斗争战恶魔
山沟响彻革命歌

说话北区农民取得了“借粮斗争”胜利的消息很快传

遍了安定各区。饥寒交迫的老百姓也仿照北区的做法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“借粮斗争”。安定县到处燃烧起农民革命的烈火。平时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地主、恶霸、土豪、劣绅，一个个胆战心惊，昼夜不安。地主张生华恨得躺在炕上翻白眼，气得肚皮像面鼓。他挣扎着爬起身子，走进贮藏粮食的窑洞。往日大窑小窑缸满囤流，而今呢？千担粮食不翼而飞。只剩下空空的几孔窑洞。老鼠在地上“吱吱”地叫着跑来跑去，好不热闹！

由于“借粮斗争”的胜利，北区群众对任广盛更加热爱和尊敬了。1930年春，安定地下党组织通过上层活动，让他当上了安定县北区区长。老百姓闻讯后，一个个奔走相告。伪县政府的委任状发下来后，任广盛忧虑重重。他拿着委任状找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同志。

任广盛说：“老杨呀，我是北区地下党区委书记，怎么又能当国民党的伪区区长呢？”

老杨笑了。他给任广盛装了一袋旱烟，用草绳点了火说：“革命需要你当敌人的区长，你就当嘛！”

广盛摇了摇头：“我不是当国民党官的料！国民党政府的官，要心毒手狠，什么昧着良心的事都干得出。你想，大年刚过，国民党县衙门，当地的土军阀，每年要征粮要款，派捐拉夫。老百姓一个个穷得揭不开锅，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，我怎么能助纣为虐、火上加油苦害百姓呢？”

老杨说：“老任呀，党组织让你当区长的目的，是为了利用你这个合法的身份更好地为党工作，给老百姓做点好事。今年春天张家河的‘闹粮斗争’影响很大，敌人已经察觉到这次斗争，是共产党领导搞的。你在安定县，算得上是个有名望的人物，群众的基础很好。让你当区长，不是让你同敌人狼狈为奸，同流合污，而是要你在敌人的内部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，表面上看都是他们的人，而实际上都在干着革命的大业！”

广盛说：“老杨呀，现在老百姓一见国民党的官儿，就恨得能咬断牙根，唾沫星子把当官的能淹死，这样的日子难过呀！”

老杨说：“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，只要对革命有利，对人民有利，什么事都能干，什么样的日子都能过，你放心，人民的心里有一面镜子，谁好谁坏，谁善谁恶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你当了区手，手中有了一定的权力，可以采用软磨的办法，竭力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嘛！”

广盛说：“咱唱惯红脸的人，一下子装成白脸，怕装不像！”

老杨说：“自然，当国民党的区长，表面上多少要给人家办点事，这一点党是会理解的。不过，你得很快学会国民党官场的那一套，适应国民党官场的的生活，请客送礼，设宴待客，陪县老爷的太太打打麻将，看看戏……”

广盛“噗哧”一下笑了，说：“对，还得学会给县长‘王干猴’的老婆点洋烟泡子，倒尿盆！”

老杨仰头哈哈大笑说：“只要对革命工作有利，该点的烟就要点，该倒的尿盆就要倒。老任呀！今后，你在一般情况下，不要和基层的党员接触，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。我看你当区长就得像个当区长的样子！”

老杨说着，打开一个小包袱：“这一套是托人从西安买回来的。你把绸长袍穿起来，把礼帽戴起来，把眼镜架起来，把文明拐拄起来！刚上任，到县上抖抖威风！”

老杨说罢，就帮着广盛穿戴起来。广盛照了照镜子，不由得哑然失笑。突然，他板起脸，用文明拐指着老杨，恶狠狠地喊道：“老家伙，你还想活不想活？再三天不把粮款交齐，我就派人拆房收地，送你去坐监狱！”

老杨说：“像！像！像！像国民党的区长！”正是：

非是逢场去作戏
为党为民可对天

任广盛告别了杨国栋同志，大摇大摆走回任家砭。他路过“母老虎”的家门口，只听得院里又吵又闹，“母老虎”尖着嗓子喊道：“好呀，你翻了天！我打你你竟敢跑，我今天要剥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！”说着又是劈里啪啦一阵

毒打。只见小姑娘哭天喊地从院里跑了出来，“母老虎”提根烧火棍在后边追赶。姑娘跑到门外躲无处躲，急忙一头钻到磨道里。“母老虎”揪住小姑娘的头发，从磨道里拉过来，举起烧火棍，劈头盖脑地就是几棍。打得小姑娘头破血流，倒在地上喊爹叫娘。“母老虎”边打边骂：“我看你这小杂种再给我跑，再给我跑！”

任广盛一见，怒火千丈。他冲上去，一把夺过“母老虎”手中的烧火棍，大喊一声：“住手！”“母老虎”吃惊地抬起了头，看了半天，方认出是任广盛。她胆怯地向后退了两步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哎呀！是任先生！不，不……任区长！你看我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这死东西，又懒又馋，我不过吓唬吓唬她……”

任广盛用烧火棍指着“母老虎”的鼻子，说：“你这是吓唬吗？把娃打得头破血流，遍体鳞伤！我看，我今天不在跟前，你要把她打死不可！娃每天给你家当牛做马，饥不得食，冷不得衣，你还这样折磨她，哼，你的心肠也太狠毒了！”

“母老虎”说：“好任区长哩，咱们在一村，谁不知道我是吃斋念佛积德行善的好人？我连蚂蚁都不敢踩……”

任广盛冷冷地一笑，说：“哼，再不要卖你的狗皮膏药了！咱村里男女老少，谁不知你是个‘母老虎’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区长，你如果再欺压她，我开会斗争你！”